紅樓夢/第07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七十五回　開夜宴异兆發悲音　賞中秋新詞得佳讖

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，正欲往王夫人處去。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回道：“奶奶且別往上房去。才有甄家的幾個人來，還有些東西，不知是作什麼机密事。奶奶這一去恐不便。”尤氏聽了道：“昨日聽見你爺說，看邸報甄家犯了罪，現今抄沒家私，調取進京治罪。怎麼又有人來？”老嬤嬤道：“正是呢。才來了幾個女人，氣色不成氣色，慌慌張張的，想必有什麼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。”尤氏聽了，便不往前去，仍往李氏這邊來了。恰好太醫才診了脈去。李紈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，擁衾倚枕，坐在床上，正欲一二人來說些閒話。因見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和藹可親，只呆呆的坐著。李紈因問道：“你過來了這半日，可在別屋里吃些東西沒有？只怕餓了。”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揀了來。尤氏忙止道：“不必，不必。你這一向病著，那里有什麼新鮮東西。況且我也不餓。”李紈道：“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麵子，倒是對碗來你喝罷。”說畢，便吩咐人去對茶。尤氏出神無語。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：“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，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？”尤氏點頭。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的妝奩。素雲一面取來，一面將自己的胭粉拿來，笑道：“我們奶奶就少這個。奶奶不嫌髒，這是我的，能著用些。”李紈道：“我雖沒有，你就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。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。幸而是他，若是別人，豈不惱呢。”尤氏笑道：“這又何妨。自來我凡過來，誰的沒使過，今日忽然又嫌髒了？”一面說，一面盤膝坐在炕沿上。銀蝶上來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，又將一大袱手巾蓋在下截，將衣裳護嚴。小丫鬟炒豆兒捧了一大盆溫水走至尤氏跟前，只彎腰捧著。李紈道：“怎麼這樣沒規矩。”銀蝶笑道：“說一個個沒机變的，說一個葫蘆就是一個瓢。奶奶不過待咱們寬些，在家里不管怎樣罷了，你就得了意，不管在家出外，當著親戚也只隨著便了。”尤氏道：“你隨他去罷，橫豎洗了就完事了。”炒豆兒忙赶著跪下。尤氏笑道：“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体面，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。”李紈聽如此說，便知他已知道昨夜的事，因笑道：“你這話有因，誰作事究竟夠使了？”尤氏道：“你倒問我！你敢是病著死過去了！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人報：“寶姑娘來了。”忙說快請時，寶釵已走進來。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，因問：“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，別的姊妹都怎麼不見？”寶釵道：“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。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，家里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，別的靠不得，我今兒要出去伴著老人家夜里作伴兒。要去回老太太，太太，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，且不用提，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，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。”李紈聽說，只看著尤氏笑。尤氏也只看著李紈笑。一時尤氏盥沐已畢，大家吃麵茶。李紈因笑道：“既這樣，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，問是何病。我也病著，不能親自來的。好妹妹，你去只管去，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。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，別叫我落不是。”寶釵笑道：“落什麼不是呢，這也是通共常情，你又不曾賣放了賊。依我的主意，也不必添人過去，竟把雲丫頭請了來，你和他住一兩日，豈不省事。”尤氏道：“可是史大妹妹往那里去了？”寶釵道：“我才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，叫他同到這里來，我也明白告訴他。”

正說著，果然報：“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。”大家讓坐已畢，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，探春道：“很好。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，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。”尤氏笑道：“這話奇怪，怎麼攆起親戚來了？”探春冷笑道：“正是呢，有叫人攆的，不如我先攆。親戚們好，也不在必要死住著才好。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，一個個不象烏眼雞，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！”尤氏忙笑道：“我今兒是那里來的晦氣，偏都碰著你姊妹們的氣頭兒上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誰叫你赶熱灶來了！”因問：“誰又得罪了你呢？”因又尋思道：“四丫頭不犯羅皂你，卻是誰呢？”尤氏只含糊答應。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，因笑道：“你別裝老實了。除了朝廷治罪，沒有砍頭的，你不必畏頭畏尾。實告訴你罷，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，我還頂著個罪呢。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閒話，難道他還打我一頓不成！”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，探春悉把昨夜怎的抄檢，怎的打他，一一說了出來。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，便把惜春方纔之事也說了出來。探春道：“這是他的僻性，孤介太過，我們再傲不過他的。”又告訴他們說：“今日一早不見動靜，打聽鳳辣子又病了。我就打發我媽媽出去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。回來告訴我說，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，大太太嗔著他多事。”尤氏李紈道：“這倒也是正理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這种掩飾誰不會作，且再瞧就是了。”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。一時估著前頭用飯，湘雲和寶釵回房打點衣衫，不在話下。尤氏等遂辭了李紈，往賈母這邊來。賈母歪在榻上，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，如今抄沒了家產，回京治罪等語。賈母聽了正不自在，恰好見他姊妹來了，因問：“從那里來的？可知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？”尤氏等忙回道：“今日都好些。”賈母點頭歎道：“咱們別管人家的事，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

正經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都已預備下了。不知老太太揀那里好，只是園里空，夜晚風冷。”賈母笑道：“多穿兩件衣服何妨，那里正是賞月的地方，豈可倒不去的。”說話之間，早有媳婦丫鬟們抬過飯桌來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箸捧飯。賈母見自己的幾色菜已擺完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幾色菜來，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舊規矩。賈母因問：“都是些什麼？上幾次我就吩咐，如今可以把這些蠲了罷，你們還不聽。如今比不得在先輻輳的時光了。”鴛鴦忙道：“我說過幾次，都不聽，也只罷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不過都是家常東西。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。那些麵筋豆腐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，只揀了一樣椒油純齏醬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樣正好，正想這個吃。”鴛鴦聽說，便將碟子挪在跟前。寶琴一一的讓了，方歸坐。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。探春也都讓過了，便和寶琴對面坐下。待書忙去取了碗來。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：“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，大老爺送來的。這一碗是雞髓筍，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桌上。賈母略嘗了兩點，便命：“將那兩樣著人送回去，就說我吃了。以後不必天天送，我想吃自然來要。”媳婦們答應著，仍送過去，不在話下。賈母因問：“有稀飯吃些罷了。”尤氏早捧過一碗來，說是紅稻米粥。賈母接來吃了半碗，便吩咐：“將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，”又指著”這一碗筍和這一盤風腌果子狸給顰兒寶玉兩個吃去，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。”又向尤氏道：“我吃了，你就來吃了罷。”尤氏答應，待賈母漱口洗手畢，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。尤氏告坐。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，笑道：“失陪，失陪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剩我一個人，大排桌的吃不慣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鴛鴦琥珀來趁勢也吃些，又作了陪客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正要說呢。”賈母笑道：“看著多多的人吃飯，最有趣的。”又指銀蝶道：“這孩子也好，也來同你主子一塊來吃，等你們離了我，再立規矩去。”尤氏道：“快過來，不必裝假。”賈母負手看著取樂。因見伺候添飯的人手內捧著一碗下人的米飯，尤氏吃的仍是白粳米飯，賈母問道：“你怎麼昏了，盛這個飯來給你奶奶。”那人道：“老太太的飯吃完了。今日添了一位姑娘，所以短了些。”鴛鴦道：“如今都是可著頭做帽子了，要一點兒富余也不能的。”王夫人忙回道：“這一二年旱澇不定，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。這幾樣細米更艱難了，所以都可著吃的多少關去，生恐一時短了，買的不順口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正是‘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’來。”眾人都笑起來。鴛鴦道：“既這然，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也是一樣，就這樣笨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我這個就夠了，也不用取去。”鴛鴦道：“你夠了，我不會吃的。”地下的媳婦們聽說，方忙著取去了。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，這里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。到起更的時候，賈母說：“黑了，過去罷。”尤氏方告辭出來。走至大門前上了車，銀蝶坐在車沿上。眾媳婦放下帘子來，便帶著小丫頭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著去了。因二府之門相隔沒有一箭之路，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周備，況天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，所以老嬤嬤帶著小丫頭，只幾步便走了過來。兩邊大門上

的人都到東西街口，早把行人斷住。尤氏大車上也不用牲口，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拽輪，輕輕的便推拽過這邊階磯上來。于是眾小廝退過獅子以外，眾嬤嬤打起帘子，銀蝶先下來，然後攙下尤氏來。大小七八個燈籠照的十分真切。尤氏因見兩邊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，便知系來赴賭之人所乘，遂向銀蝶眾人道：“ 你看，坐車的是這樣，騎馬的還不知有幾個呢。馬自然在圈里拴著，咱們看不見。也不知道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他們，這麼開心兒。 ”一面說，一面已到了廳上。賈蓉之妻帶領家下媳婦丫頭們，也都秉燭接了出來。尤氏笑道：“ 成日家我要偷著瞧瞧他們，也沒得便。今兒倒巧，就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。 ”眾媳婦答應著，提燈引路，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。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，只聽里面稱三贊四，耍笑之音雖多，又兼有恨五罵六，忿怨之聲亦不少。

原來賈珍近因居喪，每不得游頑曠蕩，又不得觀优閒樂作遣。無聊之极，便生了個破悶之法。日間以習射為由，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。因說：“ 白白的只管亂射，終無裨益，不但不能長進，而且坏了式樣，必須立個罰約，賭個利物，大家才有勉力之心。 ”因此在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，皆約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。賈珍不肯出名，便命賈蓉作局家。這些來的皆系世襲公子，人人家道丰富，且都在少年，正是斗雞走狗，問柳評花的一干游蕩紈褲。因此大家議定，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，-每日來射，不便獨扰賈蓉一人之意。于是天天宰豬割羊，屠鵝戮鴨，好似臨潼斗寶一般，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廚役好烹炮。不到半月工夫，賈赦賈政聽見這般，不知就里，反說這才是正理，文既誤矣，武事當亦該習，況在武蔭之屬。兩處遂也命賈環，賈琮，寶玉，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，跟著賈珍習射一回，方許回去。賈珍之志不在此，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，晚間或抹抹骨牌，賭個酒東而已，至後漸次至錢。如今三四月的光景，竟一日一日賭胜于射了，公然斗葉擲骰，放頭開局，夜賭起來。家下人借此各有些進益，巴不得的如此，所以竟成了勢了。外人皆不知一字。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，故也在其中。又有薛蟠，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，見此豈不快樂。邢德全雖系邢夫人之胞弟，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。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，眠花宿柳為樂，手中濫漫使錢，待人無二心，好酒者喜之，不飲者則不去親近，無論上下主仆皆出自一意，并無貴賤之分，因此都喚他“ 傻大舅 ”。薛蟠早已出名的呆大爺。今日二人皆湊在一處，都愛“ 搶新快 ”爽利，便又會了兩家，在外間炕上“ 搶新快 ”。別的又有幾家在當地下大桌上打公番。里間又一起斯文些的，抹骨牌打天九。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，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這里，故尤氏方潛至窗外偷看。其中有兩個十六七歲孌童以備奉酒的，都打扮的粉妝玉琢。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，正沒好氣，幸而擲第二張完了，算來除翻過來倒反贏了，心中只是興頭起來。賈珍道：“ 且打住，吃了東西再來。 ”因

問那兩處怎樣。里頭打天九的，也作了帳等吃飯。打公番的未清，且不肯吃。于是各不能催，先擺下一大桌，賈珍陪著吃，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。薛蟠興頭了，便摟著一個孌童吃酒，又命將酒去敬邢傻舅。傻舅輸家，沒心緒，吃了兩碗，便有些醉意，嗔著兩個孌童只赶著贏家不理輸家了，因罵道：“你們這起兔子，就是這樣專洑上水。天天在一處，誰的恩你們不沾，只不過我這一會子輸了幾兩銀子，你們就三六九等了。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們的事了！”眾人見他帶酒，忙說：“很是，很是。果然他們風俗不好。”因喝命：“快敬酒賠罪。”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，忙都跪下奉酒，說：“我們這行人，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，只看一時有錢有勢就親敬，便是活佛神仙，一時沒了錢勢了，也不許去理他。況且我們又年輕，又居這個行次，求舅太爺体恕些我們就過去了。”說著，便舉著酒俯膝跪下。邢大舅心內雖軟了，只還故作怒意不理。眾人又勸道：“這孩子是實情話。老舅是久慣怜香惜玉的，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？若不吃這酒，他兩個怎樣起來。”邢大舅已撐不住了，便說道：“若不是眾位說，我再不理。”說著，方接過來一氣喝干了。又斟一碗來。這邢大舅便酒勾往事，醉露真情起來，乃拍案對賈珍歎道：“怨不的他們視錢如命。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，若提起‘錢勢’二字，連骨肉都不認了。老賢甥，昨日我和你那邊的令伯母賭氣，你可知道否？”賈珍道：“不曾聽見。”邢大舅歎道：“就為錢這件混帳東西。利害，利害！”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，每遭邢夫人棄惡，扳出怨言，因勸道：“老舅，你也太散漫些。若只管花去，有多少給老舅花的。”邢大舅道：“老賢甥，你不知我邢家底里。我母親去世時我尚小，世事不知。他姊妹三個人，只有你令伯母年長出閣，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帶來。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，他家也甚艱窘，三家姐尚在家里，一應用度都是這里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。我便來要錢，也非要的是你賈府的，我邢家家私也就夠我花了。無奈竟不得到手，所以有冤無處訴。”賈珍見他酒後叨叨，恐人聽見不雅，連忙用話解勸。

外面尤氏聽得十分真切，乃悄向銀蝶笑道：“你聽見了？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。可怜他親兄弟還是這樣說，這就怨不得這些人了。”因還要聽時，正值打公番者也歇住了，要吃酒。因有一個問道：“方才是誰得罪了老舅，我們竟不曾聽明白，且告訴我們評評理。”邢德全見問，便把兩個孌童不理輸的只赶贏的話說了一遍。這一個年少的紈褲道：“這樣說，原可惱的，怨不得舅太爺生氣。我且問你兩個：舅太爺雖然輸了，輸的不過是銀子錢，并沒有輸丟了　　，怎就不理他了？”說著，眾人大笑起來，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。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，罵道：“你聽聽，這一起子沒廉恥的小挨刀的，才丟了腦袋骨子，就胡唚嚼毛了。再肴攘下黃湯去，還不知唚出些什麼來呢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進去卸妝安歇。至四更時，賈珍方散，往佩鳳房里去了。

次日起來，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，只待分派送人。賈珍吩咐佩鳳道：“你請你奶奶看著送罷，我還有別的事呢。”佩鳳答應去了，回了尤氏，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。一時佩鳳又來說：“爺問奶奶，今兒出門不出？說咱們是孝家，明兒十五過不得節，今兒晚上倒好，可以大家應個景兒，吃些瓜餅酒。”尤氏道：“我倒不願出門呢。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，鳳丫頭又睡倒了，我再不過去，越發沒個人了。況且又不得閒，應什麼景兒。”佩鳳道：“爺說了，今兒已辭了眾人，直等十六才來呢，好歹定要請奶奶吃酒的。”尤氏笑道：“請我，我沒的還席。”佩鳳笑著去了，一時又來笑道：“爺說，連晚飯也請奶奶吃，好歹早些回來，叫我跟了奶奶去呢。”尤氏道：“這樣，早飯吃什麼？快些吃了，我好走。”佩鳳道：“爺說早飯在外頭吃，請奶奶自己吃罷。”尤氏問道：“今日外頭有誰？”佩鳳道：“聽見說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，倒不知是誰。”說話之間，賈蓉之妻也梳妝了來見過。少時擺上飯來，尤氏在上，賈蓉之妻在下相陪，婆媳二人吃畢飯。尤氏便換了衣服，仍過榮府來，至晚方回去。

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，燒了一腔羊，餘者桌菜及果品之類，不可胜記，就在會芳園叢綠堂中，屏開孔雀，褥設芙蓉，帶領妻子姬妾。先飯後酒，開怀賞月作樂。將一更時分，真是風清月朗，上下如銀。賈珍因要行令，尤氏便叫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，下面一溜坐下，猜枚划拳，飲了一回。賈珍有了幾分酒，益發高興，便命取了一竿紫竹簫來，命佩鳳吹簫，文花唱曲，喉清嗓嫩，真令人魄醉魂飛。唱罷复又行令。那天將有三更時分，賈珍酒已八分。大家正添衣飲茶，換盞更酌之際，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歎之聲。大家明明聽見，都悚然疑畏起來。賈珍忙厲聲叱吒，問：“誰在那里？”連問幾聲，沒有人答應。尤氏道：“必是牆外邊家里人也未可知。”賈珍道：“胡說。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，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，焉得有人。”一語未了，只聽得一陣風聲，竟過牆去了。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。只覺得風氣森森，比先更覺涼颯起來，月色慘淡，也不似先明朗。眾人都覺毛發倒豎。賈珍酒已醒了一半，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，心下也十分疑畏，便大沒興頭起來。勉強又坐了一會子，就歸房安歇去了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乃是十五日，帶領眾子侄開祠堂行朔望之禮，細查祠內，都仍是照舊好好的，并無怪异之跡。賈珍自為醉後自怪，也不提此事。禮畢，仍閉上門，看著鎖禁起來。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。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內坐著說閒話，與賈母取笑。賈璉，寶玉，賈環，賈蘭皆在地下侍立。賈珍來了，都一一見過。說了兩句話後，賈母命坐，賈珍方在近門小杌子上告了坐，警身側坐。賈母笑問道：“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？”賈珍忙起身笑道：“大長進了，不但樣式好，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也夠了，且別貪力，仔細努傷。”賈珍忙答應幾個“是”。賈母又道：“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，西瓜看著好，打開卻也罷了。”賈珍笑道：“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，

我試了試果然好，才敢做了孝敬。西瓜往年都還可以，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。”賈政道：“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此時月已上了，咱們且去上香。”說著，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，帶領眾人齊往園中來。

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，吊著羊角大燈。嘉蔭堂前月台上，焚著斗香，秉著風燭，陳獻著瓜餅及各色果品。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里面久候。真是月明燈彩，人氣香煙，晶艷氤氳，不可形狀。地下鋪著拜毯錦褥。賈母盥手上香拜畢，于是大家皆拜過。賈母便說：“賞月在山上最好。”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廳上去。眾人聽說，就忙著在那里去鋪設。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，說些閒話。一時，人回：“都齊備了。”賈母方扶著人上山來。王夫人等因說：“恐石上苔滑，還是坐竹椅上去。”賈母道：“天天有人打掃，況且极平穩的寬路，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。”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導引，又是兩個老婆子秉著兩把羊角手罩，鴛鴦，琥珀，尤氏等貼身攙扶，邢夫人等在後圍隨，從下逶迤而上，不過百余步，至山之峰脊上，便是這座敞廳。因在山之高脊，故名曰凸碧山庄。于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，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。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，特取團圓之意。上面居中賈母坐下，左垂首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賈蓉，右垂首賈政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，團團圍坐。只坐了半壁，下面還有半壁餘空。賈母笑道：“常日倒還不覺人少，今日看來，還是咱們的人也甚少，算不得甚么。想當年過的日子，到今夜男女三四十個，何等熱鬧。今日就這樣，太少了。待要再叫幾個來，他們都是有父母的，家里去應景，不好來的。如今叫女孩們來坐那邊罷。”於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，探春，惜春三個請出來。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，先盡他姊妹坐了，然後在下方依次坐定。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，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。若花到誰手中，飲酒一杯，罰說笑話一個。于是先從賈母起，次賈赦，一一接過。鼓聲兩轉，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，只得飲了酒。眾姊妹弟兄皆你悄悄的扯我一下，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，都含笑倒要聽是何笑話。賈政見賈母喜悅，只得承歡。方欲說時，賈母又笑道：“若說的不笑了，還要罰。”賈政笑道：“只得一個，說來不笑，也只好受罰了。”因笑道：“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的。”才說了一句，大家都笑了。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，所以才笑。賈母笑道：“這必是好的。”賈政笑道：“若好，老太太多吃一杯。”賈母笑道：“自然。”賈政又說道：“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。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，到街上買東西，便遇見了幾個朋友，死活拉到家里去吃酒。不想吃醉了，便在朋友家睡著了，第二日才醒，後悔不及，只得來家賠罪。他老婆正洗腳，說：‘既是這樣，你替我舔舔就饒你。’這男人只得給他舔，未免惡心要吐。他老婆便惱了，要打，說：‘你這樣輕狂！’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：‘并不是奶奶的腳髒。只因昨晚吃多了黃酒，又吃了幾塊月餅餡子，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。’”說的賈母與眾人都笑了。賈政忙斟了一杯，送與賈母。賈母

笑道：“既這樣，快叫人取燒酒來，別叫你們受累。”眾人又都笑起來。于是又擊鼓，便從賈政傳起，可巧傳至寶玉鼓止。寶玉因賈政在坐，自是踧踖不安，花偏又在他手內，因想：“說笑話倘或不發笑，又說沒口才，連一笑話不能說，何況是別的，這有不是。若說好了，又說正經的不會，只慣油嘴貧舌，更有不是。不如不說的好。”乃起身辭道：“我不能說笑話，求再限別的罷了。”賈政道：“既這樣，限一個‘秋’字，就即景作一首詩。若好，便賞你，若不好，明日仔細。”賈母忙道：“好好的行令，如何又要作詩？”賈政道：“他能的。”賈母聽說，”既這樣就作。”命人取了紙筆來，賈政道：“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等樣堆砌字眼，要另出己見，試試你這幾年的情思。”寶玉聽了，碰在心坎上，遂立想了四句，向紙上寫了，呈與賈政看，道是……賈政看了，點頭不語。賈母見這般，知無甚大不好，便問：“怎麼樣？”賈政因欲賈母喜悅，便說：“難為他。只是不肯念書，到底詞句不雅。”賈母道：“這就罷了。他能多大，定要他做才子不成！這就該獎勵他，以後越發上心了。”賈政道：“正是。”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書房內的小廝，“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。”寶玉忙拜謝，仍复歸座行令。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，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看時，寫道是……賈政看了喜不自胜，遂并講與賈母聽時，賈母也十分歡喜，也忙令賈政賞他。于是大家歸坐，复行起令來。

這次在賈赦手內住了，只得吃了酒，說笑話。因說道：“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。偏生母親病了，各處求醫不得，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。婆子原不知道脈理，只說是心火，如今用針灸之法，針灸針灸就好了。這兒子慌了，便問：‘心見鐵即死，如何針得？’婆子道：‘不用針心，只針肋條就是了。’兒子道：‘肋條離心甚遠，怎麼就好？’婆子道：‘不妨事。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。’”眾人聽說，都笑起來。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，半日笑道：“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。”賈赦聽說，便知自己出言冒撞，賈母疑心，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，以別言解釋。賈母亦不好再提，且行起令來。

不料這次花卻在賈環手里。賈環近日讀書稍進，其脾味中不好務正也與寶玉一樣，故每常也好看些詩詞，專好奇詭仙鬼一格。今見寶玉作詩受獎，他便技痒，只當著賈政不敢造次。如今可巧花在手中，便也索紙筆來立揮一絕與賈政。賈政看了，亦覺罕异，只是詞句終帶著不樂讀書之意，遂不悅道：“可見是弟兄了。發言吐氣總屬邪派，將來都是不由規矩准繩，一起下流貨。妙在古人中有‘二難’，你兩個也可以稱‘二難’了。只是你兩個的‘難’字，卻是作難以教訓之‘難’字講才好。哥哥是公然以溫飛卿自居，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。”說的賈赦等都笑了。賈赦乃要詩瞧了一遍，連聲贊好，道：“這詩据我看甚是有骨氣。想來咱們這樣人家，原不比那起寒酸，定要‘雪窗熒火

’，一日蟾宮折桂，方得揚眉吐氣。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，不過比別人略明白些，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。何必多費了工夫，反弄出書呆子來。所以我愛他這詩，竟不失咱們侯門的氣概。”因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。因又拍著賈環的頭，笑道：“以後就這麼做去，方是咱們的口氣，將來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襲呢。”賈政聽說，忙勸說：“不過他胡謅如此，那里就論到後事了。”

說著便斟上酒，又行了一回令。賈母便說：“你們去罷。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著，也不可輕忽了他們。況且二更多了，你們散了，再讓我和姑娘們多樂一回，好歇著了。”賈赦等聽了，方止了令，又大家公進了一杯酒，方帶著子侄們出去了。要知端詳，再聽下回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